



掘进语言深处的甘泉

——读袁同飞的诗集《在或近或远处行走》

孙曙

《在或近或远处行走》是诗人袁同飞的第一本个人诗集，从诗集名就已体现了语言与喻象的复杂，也喻示了其诗歌道路与诗歌风景的复杂。

打开诗集，所收诗歌创作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，确实也呈现了“近”与“远”的两种诗歌经验。“近”的是力图成为公共声部的面向大众的抒情诗歌，60生人自小受宣教性的诗歌教育，其早期创作往往都是社会主题化的“大我”表达，抒发家国认同的赋颂体新诗是规定好的抒情路线，曾经是共和国一名军人的袁同飞的诗句自然也有着这样的铿锵，“当军人用极其正统的方式 / 裹住思念裹住潮湿的同时 / 也紧紧地裹住了青春的诗心”（《青春的季节》）。这一类的诗歌自然也有它的受众，其音韵嘹亮，境界激昂，振奋人心，把个人汇进群体的洪流，给个人增添宏大的集体力量。这是向外寻求共鸣与和声的诗歌，是形成集体价值的诗歌。

诗歌作为自我语言的呈现，总是一次次唤醒诗人的文体自觉，指引他偏离众人的大道，寻找自己的小径。所以，持“纯诗”论者坚持诗歌是逸出公共生活与

公共语言的部分。《在或近或远处行走》也有“远”的诗歌，选择了“在沉默中，远离人们的视线 / 它的孤独，在海水的光焰中 / 行走着，或远或近”（《在或近或远处行走》）的诗歌，更多个人经验的诗歌，给人更多自我与语言的启悟的诗歌。这是一条更为艰难幽暗的诗歌道路，但却能收获更多独特的奇景。这些诗歌由诗人的内在自我开掘出来，有着自己的绵延与开展，而且喻象的呈现能够有自己的诗歌句法。“大海总是悄无声息地行走着 / 更多的时候，它停留在时光的表面”（《在或近或远处行走》），这样的诗句排斥着公共语言，在自我和语言的深处掘进。“北风，呼啸着穿过城市的栅栏 / 黄昏，在水中摇晃，这些毫无表情的情节 / 你可知道，有着怎样深刻的内心”（《尘世之书》），确实，这样的诗歌依赖于内心的深刻。

在一组致敬伟大诗人的诗歌里，涵咏着伟大的诗思，袁同飞也实现了自己的超越。“闭上你深邃的眼睛，夜在其中鼓翼 / 啊，你的身体，像受惊的雕塑，一丝不挂！ / 灰色的贝雷帽，呢喃的鸟语，宁静的心房 / 在我荒凉的腹地上，你是最后的玫瑰！ / 你的肌肤，你的毛发，你的焦渴而坚实的乳房 / 我的女人的身躯啊，我要你永远优美”（《致巴勃罗·聂鲁达》），这组诗句中，语言与喻象发生了复杂的变幻，其诗思独特而恣放，

惊人的细密的喻象新鲜、饱满而充实，语言挣脱了“惊醒了小河”这样公式化的刻板修辞，进入直接的隐喻世界，多分句切分的句式，也显示了诗人对散文化诗句的得心应手。“在你的黑夜里，在写满脚印和苦涩的海滩上 / 一个小女孩依偎着她的父亲一起呆呆地站立着 / 望着东方，望着秋天的长空，在默默地啜泣着 / 从滚滚的人海中，有一滴水温柔地向我低语： / 我爱你，我们并非隔得很远啊！ / 我比谁都懂得这些野性的温柔的疼痛啊！”（《致惠特曼》）在巨幅的急速的语言跳跃中，空间迅疾转换，柔软与疼痛突如其来，这组诗句更能够显示诗人嘎嘎独造的想象力和语言能力，它更依赖于语言，更依赖于独特的个体化的自我经验，更是诗歌。而在《关于状语从句的多重解读》中，袁同飞又试图在纯粹的语言层面打开诗歌，“比较状语从句， / 让副词在万物中接受和谐共生的原理”，显示了他不停突破自己的诗歌野心。只有这些诗歌才是开拓诗人内在的诗歌，才是抵达自我的诗歌，也是拓进语言深处的诗歌。也正因为这样的诗歌，我们能说，袁同飞正走在这个方向上。

“月光之上，你抱着一只飞鸟的翅膀”（《一个人的时光书》），《在或近或远处行走》是袁同飞向自我与语言深处的掘进，又是他诗歌创作的起飞！

文学的滋养

——读王业芬《我周围的世界》有感

张守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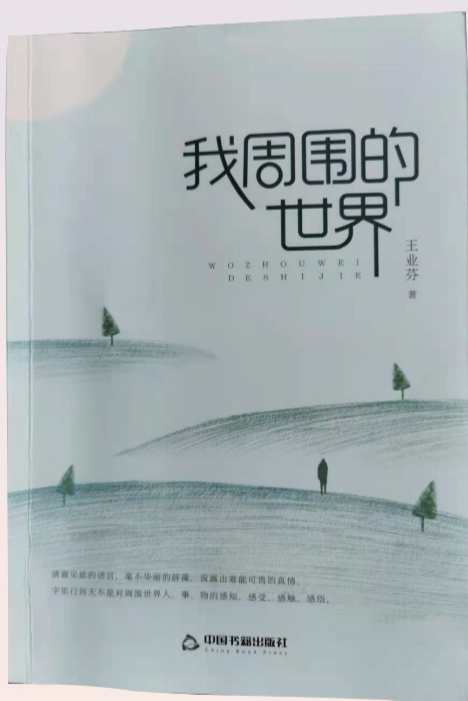
可不可以说，是文学的滋养，或者说有文学的滋养，让王业芬永远是一位美丽的小姑娘。无论是谁，即使未曾与之谋面，只要读过她的作品，就能透过她那细腻的文字，愉快地记住了这个小姑娘。

长假期间，我认真拜读了《我周围的世界》这本书。这本书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，全书分“故土难离”“真情难舍”“脚步难却”“点滴难忘”四个专辑，收录了五十多篇文章，计十五万余字。这些作品细致描写了作者家乡肥东的地理历史、风土人情、景色人物、民间艺术、民俗事象等多个方面。其文风朴实，格调高雅，读后犹如清风扑面，真切动人。这里的大部分文字，起码有三十多篇，我以前是阅读过的，如今再次品读，可以说加深了我对王业芬的认识和理解，体悟出了她寄予文字中的深刻内涵，读出了生活的滋味，读出了人生的况味，读出了我在肥东工作期间的诸多回味。

肥东大地人文底蕴深厚，自古以来，包公文化、淮军文化、环巢湖文化、分水岭文化、红色文化等先后在此兴起、繁荣，乃至相互包容兼蓄，文脉传承，经年流行。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史上的肥东名人辈出，涌现出了很多大人物，也出现了不少大学问家。

记得多年前，我刚到肥东工作不久，就听周边的人介绍说，肥东民间的文学活动比较活跃，我个人是业余文学爱好者，心有所向，行有所动，于是，我就试着给《肥东报》副刊投了一篇稿子，以期能够加入这个作协组织，交往一些作家朋友。我投递的这篇稿子是一篇纪实性散文，稿子很快发表出来了。并认识了他们报社的殷芳、王业芬两位编辑。此后，《肥东报》副刊为我们几个人开设了“专栏”，每周或半个月交一篇稿子。通过这个平台，我很快融入到了肥东的作家群体，经常到乡镇、工厂、学校等地采风，我们到过王业芬的家乡马湖乡大王村，看到了她笔下的流沙河，顺着河道领略了他们那里的老渡口，结识了王业芬家乡的父老乡亲，了解了大王村的人情世故，当然也见证了马湖乡这个地方的一些风土习俗。

我们在大王村了解到，王业芬的祖上耕读传家，代有读书人，日子过得还是很殷实的。她的外祖父家经



营码头生意，开有当铺，建有粮仓，办有私塾，富甲一方。时代变迁，王家人依然牢记“耕读传家”的古训，每人立足土地，都没有丢下书籍，所以，王家后人出了不少大学生，成长了几位人民教师。王业芬在工作之余，之所以笔耕不辍，看来还是有家族遗传基因的。

王业芬的父亲是个质朴的汉子，他知道我业余时间研究民俗，还把家里的一个老物件“站桶”送给了我，并写了一段文字介绍，告诉我古老“站桶”的前世今生，丰富了我的民俗常识。至今，这个“站桶”还陈列在长临河民俗文化馆里，向游人传递着古人的智慧与民俗物件的神奇魅力。

所有这些，在王业芬的笔下，写得都栩栩如生，如在目前，如临其境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情感，因而她的文章感人、动人，读后总会令人动情不已，浮想联翩。我感觉，王业芬笔下的这些文章，既是作者个人

的真情流露，恐怕还有另一层意思，那就是肩负起一位作家的社会使命，自觉推介马湖当地的地域文化，宣传家乡的历史人文，传承民风事象，展示那里厚重的文化资源，让马湖这个地方走出肥东，走向全省，扬名天下吧。这些来自生活本真的文字，确实是真切感人的，也是有旺盛生命力的。

不得不说，王业芬周围的世界色彩斑斓！

事实上，古今中外的作家，写自己的家乡，无论他的家乡是穷是富，无论他对家乡是美好的回忆还是痛苦的记忆，一旦动笔写成灵动的文字，都是作家真情的流露，情感的表达，真切的希望。这一点，我认为王业芬做到了，或褒或抑，舒缓有度，非常精彩。所以在我看来，这本书字字温暖，充满情感，令人心动，摄人魂魄。

马湖乡是片有文化底蕴的土地，那里地处岱山湖的下游，县界交际的地方。现如今，那里有片面积比较大的森林资源，林木茂盛，河水清澈，百鸟争鸣，还有秋风扬雪的芦苇荡，犹如世外桃源，美如画卷。我前后去过多次，感觉它具有原始森林的味道，没有开发，没有污染，没有建筑，也没有像样的道路，走入森林深处，确有返璞归真之慨。希望王业芬以一位作家的笔触，独到的视野，能够把这片大森林写一写，推荐给世人，让城里人走出高楼大厦，进入森林氧吧，享受大自然富足的赐予。

这本书有几篇是肥东文学笔会的作品，如《再访龙泉古寺》《拜谒吴复墓》《行走在八斗岭上》《古镇春意浓》等。要重点说的是，肥东的文化活动开展得比较经常，拥有“中国散文之乡”“安徽诗歌之乡”“安徽省民间艺术之乡”“安徽省庐剧之乡”等多个金字招牌，尤以文学活动更为盛行。我在肥东工作期间，也经常参加县作家协会组织的笔会活动，知道王业芬是笔会的常客，她参加笔会，一般都会如期“交卷”。这一点，很多作家是做不到的。

王业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把读书和写作当成了一种习惯，这种人生态度和对文学事业的不懈追求，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。《我周围的世界》很精彩，期待王业芬的作品源源不断，书写出更加精彩的篇章。